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京口耆舊傳卷七至九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膳錄監生臣嚴續曾

膳錄監生臣俞光豫

膳錄監生臣劉堦

欽定四庫全書

京口耆舊傳卷七

王彥融

子萬全萬樞孫遂

李健

王澂

莊必彊

張忞

張綱

子堅孫奎

王彥融字炎弼江州人韶之孫居金壇父采以林靈素
譖死靖康改元彥融時年十九徒步走京師上書訟寃
召對命官紹興初授廬州錄事參軍會壽春守將外叛
檄權府事以勞進秩已而宣司存委偏將輒攝守皆畏
敵遁去彥融募鄉兵據芍陂以距敵城賴以全辟湖南
安撫司幹辦公事時湖湘盜賊蜂起檄彥融出討未幾
悉平帥憲上功授儒林郎帥憲復論奏以為賞不當功
繼被旨改合入官事定而武岡軍所駐東南第九將兵

唐明等以衣糧不足據城稱亂

案燕翼貽謀錄云元豐四年二月乙卯詔東南

團練諸軍為十三將淮東第一淮西第二浙西第三浙東第四江東第五江西第六湖北第七湖南第八全邵永第九準備廣州應援福建第十廣東第十一桂州第十二邕州第十三此書所稱第九將蓋全邵永團練軍也燕翼貽謀錄又稱團練軍康給特厚與禁衛比絕異他軍以此條證之即知怙恩之足以生亂與宋兵志亦可互

帥復檄彥融權軍事先是盜賊紛紜武岡守備嚴

甚至是賊反資以為用彥融度不可勝則散賞榜使自相攜貳唐明等果自疑率首領約降既降而知我師之弱議復中變彥融乃單騎造城下諭以逆順禍福賊悔

悟啟闕請降彥融即入城視事一軍以安復被進秩之
賞知平江府長洲縣中間權崇德德清又嘗從奉使兵
部黃敏行之辟皆有可紀授無為軍通判秩滿知柳州
未上擢知楚州撫摩彫瘵招納新附井井有條敵騎南
牧通判徐宗偃先事奔避至揚州妄傳制使之命令焚
燒城內外屋宇彥融誓死不可事聞宗偃罷黜加彥融
直敷文閣敵退除淮南轉運判官兼隨軍運判時戎馬
初定帑庾一空大軍數萬仰給夙夜盡瘁僅免乏興以

是屬疾丐閒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雅州未上卒

案劉漫塘

集稱朝請大夫直敷文閣淮南轉運判官彥融蚤著孝行後守山陽以捍寇功擢本道使者始徙居潤之金壇可與此書相證惟是書載彥融于丐祠之後更起知雅州乃卒漫塘集第書淮南轉運判官益以彥融未之雅耳

彥融廉而喜施貧而好事所居之巷廣不盈車屋

宇隘漏僅蔽風雨門無一金之入而食客常滿雖無以稱其求而為之宛轉借助不遺餘力歲遇大比闢草堂於所居之後集里之秀民與其子同舍肄業躬自勸獎是歲上名春官者五人彥融二子預焉時以為盛子萬

金匱要略卷之七
全萬樞

萬全字必勝一字通一父任出官授揚州高郵尉淮東
總領所幹辦公事總轄常州鎮江府戶部酒庫皆以故
不上監戶部餘杭酒庫某年之間補負課七萬餘緡美
利猶以萬計以憂去服除辟真州揚子簿調臨安府錄
事參軍京尹王佐深知之孝陵嘗有所嘉獎佐曰非臣
所及錄事王某為臣言之改秩知紹興府會稽縣代還
為湖廣總領所分差襄陽幹辦公事通判舒州擢知辰

州近辰之蠻有楊氏者負強為患萬全因其大酋之亡
析其族為三其患遂絕居民有陳氏者挾廢契廣占民
地為一郡患萬全逮之獄破其姦三歲大比士子附試
常德疲於往來萬全為創貢闈請於朝得自賓貢郡人
德之代還猶未七十上章告老萬全與人恭遇事居官
有廉稱嘉定癸酉卒年八十有一葬丹徒白兔山萬全
子遇見科舉類

萬樞字贊元父任為平江府崑山尉秀州崇德丞改秩

知滁州來安縣

案漫塘集故知吉州王公墓誌曰來安政既成郡以全椒令闕政廳椒公暫往

來安人逸道不可郡俾兼治之與此書僅紀來安詳畧互異

淮南路轉運司幹辦公

事當孝廟升遐光宗御極弔賀之使相屬計臺職護視

適以故去萬樞以寮佐攝承比六七往反以辦治聞通

判建康府知興國軍

案漫塘集故知吉州王公墓誌謂公進獻建康會其子遼及遂俱以

妙年貢籍言者以為私劾罷起知興國軍此書于知興國軍之前不書論罷與墓誌詳畧互異

方承平

時防河之卒賦衣淮西之蘄黃蘄黃轉市於興國因以

為賦絹以端計四千一百錢以緡計萬三千皆有奇更

太守數十不能去萬樞當臨遣之時亟以是請御史亦

繼上章

案漫塘集故知吉州王公著誌載此事謂公臨遣次亟言之數奏剴切上意感悟退又白御史

御史繼以請據此書但云御史亦繼上章似御史之請不由萬樞之白者與墓誌互異 詔蠲其半

餘令郡以他賦代輸且命漕臣補助悉不取之民郡人德之秩滿擢知吉州道儀真卒於舟中實開禧乙丑萬樞常言安而行之者仁者之事我無能焉庶乎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者於宗族親戚咸有恩義族弟孤男賴以立家葬金壇白水塘

遂字去非先字頽叔西山真公謂曰子志於道而慕戰國策士非字也為改去非且序其說其先來於江之德安熙寧樞密韶公之高祖也樞密生著作郎寀著作生淮南運判彥融運判生吉州太守萬樞吉州生公公生十有一能應舉十四伯兄逢試江東對策抵韓侂冑與王德謙考官舒璘劉三傑石宗萬並寘選中諫議李沐聞而大怒謂公父私屬監試劉大臨皆劾罷逮赴後省覆試公與兄方勇往不候試徑駁放旋以吉州任子恩

銓中主富陽簿後三年逢中第又三年公亦第仍赴富陽任而吉州卒伯兄亡公奉母治喪盡禮致師訓諸弟為女兄擇對孝友之行著聞服除而伉冑誅死叅政衛公徑以前事白堂差教授楚州當開禧兵火後繕治黌舍招集生徒士風頓還淮東敵退民歸歲適苦旱條救荒事宜上之臺郡既而權倖制使丘公崇揚公輔皆以措置給糴委公黃公度開江淮閭羅致幕中建策畫平湖海餘寇淮西有雄淮軍虛費諸郡朝議留屯以省餽

運公白制閫凡田多者以正月下旬縱遣使得春耕田少者四五月麥登乃遣歸使有以續食其不預歸者改刺黃公以其說復於朝行之所在帖息歲省緡錢四百萬米斛三十餘萬幹辦淮西總所漕使真公德秀倉使李公道傳共議揀荒事悉咨公民多全活改秩知當塗縣丁母蔡夫人憂除喪服期年不忍求仕親朋勉之注授知漂水易山陰縣多貴近公一切繩以禮義莫敢干撓盜起江西閩中公陳弭盜六策四要赴樞密院稟議

幹辦審計司差知邵武軍兼招捕司參議

案此書載遂知邵武軍之

前更歷楚州教授知當塗溧水山陰三縣宋史本傳俱闕書又案宋史遂本傳載遂安輯閩寇在紹定二年攷宋李三朝政要載紹定二年閩寇晏頭陀夢彪嘯聚汀郡特除陳鞞為提刑招捕使此書稱遂兼招捕司參議蓋佐陳鞞捕賊也與公至郡賊已破城公為榜曰已歸三朝政要可以互證

業者前事勿問除賊首外不殺一人捕殺賊首補官給賞賊首出降免罪補官獲賊諜釋其桎梏各付榜文使歸諭賊復散榜以招四縣流民凡自言不係從賊者各給憑由俾之歸耕乃為郡城守備塞旁蹊小徑使民旅

俱由大塗過渡入門置厯攷察發鈔賑濟就為保甲以防姦謀引樵溪水環城南以入白渚由城東城北入於溪因壕土為壘於是東南北三面水行山中城在水內西山屯兵為隘亦引水環之山高盡見數十里外廂禁舊軍與新招軍料簡教戰於是盜知不可復犯矣提禁軍及淮兵親行討賊諸縣令爭效命擒賊渠劉安國等

斬之

案宋史本傳載紹定二年福建寇擾甫定朝廷選廉能吏勞來安集以遂知邵武軍益第於寇定之

後命遂為善後之計而已據此書云公至郡賊已破城則是逆焰方熾不得云寇擾甫定矣此書云提禁軍及

淮兵親行討賊諸縣爭効命擒賊渠劉安國斬之據此則捕寇甚急又非止勞來安集而已與宋史本傳互異又案宋季三朝政要載陳韓至州籍峽常民兵中乞調淮西精兵五千人救援淮西制置曾武中遣將陳萬以三千五百人來即此書所云淮兵也此書所云擒賊渠劉安國蓋即晏頭陀之黨與三朝政要亦可互證史

衛王薨鄭丞相清之佐天子更化首以奉常簿召公公

知道將行矣函單車入都六日除監察御史

案宋史本傳載遂知

邵武軍有安撫功未幾言者以遂妄自標致邀譽沽名罷改知安豐軍遷國子監主簿乃遷太常寺主簿拜監察御史此書於名為奉常簿之前不書罷知安豐軍及遷國子主簿與宋史詳畧互異與洪公咨

變並命首疏論決於進君子退小人則撥亂底於治決

於進小人退君子則由治趨於亂君子小人之勢相持未決而治亂混并未分雖百君子而一小人終於以小人而害君子則天下之似治者適階以為亂於是首疏劾余天錫再疏劾趙善湘鄭損陳眩三疏又劾善湘諸子并其黨與餘逮事藩邸趙鄭陳故相之肺腑腹心久任方面以功自詭者公連疏及之於是人心震悚朝綱精明羣枉之黨傾衆正之路闢矣公又上疏論士大夫心術之弊歷數十年膏肓之疾若寵賂若貪墨若姦回

若嗜進請以所言風告列位若有不悛者臣當執官刑
典憲而枚劾之自是所論劾甚衆姦黨為之一空史嵩
之制置京湖公劾其原起於故相自固之謀太密以兵
權付其子弟畏用兵之念太甚惟知以貨賄遺外裔除
右正言上面諭聞卿山陰之政甚嘉邵武之功甚不易
自卿入臺臺綱振起皆卿之力朕讀高宗聖政見趙鼎
在臺中率僚屬振風采一時甚賴其力朕之賴卿亦然
除殿中侍御史劾李知孝梁成大莫澤乞行追竄并論

趙至道留元英罷任因口奏曰前者蒙陛下以趙鼎事
高宗者勉臣臣觀趙鼎為臺諫論事四十餘疏見之施
行者三十六雖鼎多所建明寔由高宗能受盡言見之
行事抑臣聞趙鼎所長在辨別君子小人之際願陛下
恪奉紹興五年以前為法以八年後為戒既而復論嵩
之欺君誤國之罪因言王穢之來只當令在建康毋使
外商小臣容易入都窺見國家虛實又乞令喬行簡奉
內祠未幾上以御劄付臺諫以史衛王有定策功自今

勿復攬撫以全大體又邊耗急欲復起史嵩之亦以意

諭公公繳奏乞收回御札並止嵩之且以去就決之

宋案

季三朝政要載淳祐四年詔命史嵩之起復其同時上疏論嵩之特著名者凡有黃濟劉應起徐元杰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何子舉翁日善趙興寰盧鉞劉鎮十一人又載寶祐四年上欲復用嵩之詔除觀文殿大學士遂致仕與前執政恩數蔡抗奏乞收回恩命三學上書攻之遂依前致仕卒此書稱上欲復起史嵩之與寶祐四年事正合此書載遂乞收回御札與蔡抗乞收回恩命亦相類而三朝政要載諸上疏人名氏最詳乃獨不及遂繳奏事據此書可入對又乞守更化初意時楊恢以正三朝政要之闕

孟珙亦陰上和議私與敵交且請守江公併劾之謂當

以戰為守時已密召襄帥乃遷公戶部侍郎公既出臺而更化之初意遂轉移矣公在臺院踰兩年屢擊鉅姦凡所論奏皆國大務有十疏不置者有自初至終言之者彈劾幾七八十人雖嫻舊不之私所以羣陰退伏海內豹隱之賢次第而起有鳳鳴朝陽之風而朝廷光明俊偉庶幾夫元祐之盛至今追想而不可復得者大抵自公發其端也差知遂寧府改制置四川陞辭猶論和之不可恃戰之必可守且謂臣遠去闕庭猶不敢忘忠

愛者君子小人之辨是也諸葛亮出漢中上表言親君子遠小人此乃討賊興復之第一義惟陛下念之遂行而蜀士之黨鄭損者居中沮止之改知平江府下車首以崇學校寬民力抑豪強為務會兩倅及縣令賦詩勉厲之時詣學親為諸生講說吳中理學始興知寧國治

績尤著知建寧

案宋史本傳及元至順鎮江志並載遂知平江之後歷知慶元府太平府泉州

溫州寧國府而後知建寧與此書詳畧互異

以邵武平寇威惠入人者深百

姓自衢界爭以香花迎拜幡旗擁衛以至府城公昔與

漫塘劉公俱從黃公直卿遊至是思為師門扶墜緒首
詣攷亭拜文公祠又歛謁建安書院延見諸生闡揚訓
詁作孔子燕居堂以明宗指俄除江西帥

案宋史本傳
遂知建寧之

後歷隆興府太平州又復知隆興府
兼江西安撫使與此書詳畧互異歸塗次建陽士友

爭迎講書道邵武至鹿洞皆為諸生講說請提舉太平
興國宮自是不復出矣居鄉猶為士友日講魯論中庸
太極圖西銘諸書殆徧邑有社倉本公與漫塘所共創
至是又悉所餘買圩田二百畝以為經久之利焉起家

除權工部尚書未及造朝而薨年六十有七積官至龍
圖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賜諡正肅公凝重堅正純篤仁
厚自奉之薄有人所難堪者所歷三郡每罷燕設却饋
遺歸塗不買一物士之游謁者未嘗有所與故能所至
充足而於崇教化修學校則一無所靳所著書有論語
說讀大學中庸記孝經說及諸經講義奏議藁葬金壇
上元鄉之白水塘子曰文子女嫁漫塘之子汝進寶祐
丁巳郡祠於學教授東陽孫繼學奉安之詞曰端平之

元化瑟初更公與洪公召入松廳知道將亨不俟駕行
君子小人首疏辨明正色張膽風生帝庭衆正路闢星
聚雲蒸羣邪迹掃雪晙霜零朝綱尊隆海宇霽澄曾未
幾時黨軋朋傾一解而散鳳不再鳴至今善類慨想典
刑爰訪遺像繪以丹青植之風聲以詔後生

李健字子建泗人來居金壇擢大觀三年進士第主霍
丘簿就任差舒州教授任滿差青州教授未上除辟雍
正會罷辟雍改太學博士除秘書省正字陞校書郎尚

書戶部右曹員外郎會罷右曹亦值京城之變流離在外建炎中差知宿州復值御營司差王進攝守罷奉祠紹興二年差淮西提舉茶鹽事未上改知廣德軍任滿差充淮西宣撫司參謀官在任除直秘閣知廬州尋准尚書省劄子依舊充參謀官未幾兼都督行府轉運判官兼提點屯田公事六年差知宣州七年差知和州皆弗果上十年奉祠十三年以言者差監德安府在城酒稅十四年再奉祠卒健有能詩聲方未遇時與秦檜遇

於金陵年少氣盛不能相下以是坐廢

王澂字彥輔金壇人大觀三年登進士第為江寧府句容縣尉時江賊盤據洲島劫掠行舟商旅不通郡檄澂及鄰邑尉會合諸寨兵收捕而督以郡官澂度賊黨皆亡命非可力勝乃別其卒為二俾羸弱者束葦泛輕舟而前伏於別浦期以甲夜舉火向賊比夜舉火賊以為官軍且至盡銳以出澂以巨艦載壯勇乘其後兩陣之間金鼓交震賊進退失據倉皇不知所為悉就擒遲明

同列猶有未知者因相率連銜上功而督捕官已以實聞激遂以賞改宣教郎激意不自安欲僅改初品官而推餘賞於同列不報會令闕當路就辟民安其政時茅山道士劉混康笈靖之介中貴以干時好奉詔興元符萬寧宮縣供土木之役稍愆期會則斥辱隨至激以義折之民賴以寬混康死勅葬山南當道築亭設卒守護一日有樵者憩其下守卒繫以告激曰安可以一死道士故妨吾往來之人即釋樵夫杖守者且械以徇自是

其黨褫氣不敢肆橫秩滿差通判歙州甫就道而卒弟
尚友字必先用累舉恩出官監臨安府稅院吉州龍泉
丞龍泉素難治尚友通練邑民宜之秩滿民相率走諸
臺借留部使者察其誠聞諸朝遂留再任秩滿辟贛州
興國令不就遂歸老從弟資深游太學升上舍以易學
為時所宗既免省歸會常潤合兩州開舉場羣從彊令
入試亦占首選與激同入對大廷中乙科以羸疾不候
臚唱而歸卧病積年政和七年卒族姪維字唐傑擢紹

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終黃陂令族孫康字伯壽有孝行
嘗論金壇水利謂洮湖舊有八十一浦口實受荆城延
陵丁角薛步四源之水今所存惟二十有七皆淤塞不
通盡訪舊跡浚而深之下流無壅則水不為害人以為
當晚以特恩授鄂州咸寧縣尉未上而卒即今岳陽諸
王之族

莊必彊字弱翁金壇人擢大觀三年進士第授婺州蘭
溪尉用賞改秩調太平州繁昌縣丞知處州麗水縣坐

方臘寇境內守備不整罷宣和五年差知明州奉化縣
建炎二年差知湖州武康縣皆有治聲紹興三年差知
紹興會稽縣未上有以上薦者得旨召赴行在除太常丞
六年除尚書兵部員外郎七年七月移度支員外郎上
言聞廬壽間有警蓋將臣入覲敵人乘間渡淮上之師
頗有離次而去者必有奸人陰間以誘我師願詔諸將
悉以實聞毋有所諱上感悟即詔開都督府丁外艱十
年九月除祠部郎官十一月除右司郎中罷歸起知常

州與倖貳引嫌俱罷未幾卒

案劉漫塘集故衛州判官莊承直墳銘稱松年祖必

強擢進士第為尚書右司郎官終朝散大夫與此書以知常州終互異

葬縣東五里曰橫

堰

案必彊子芑芑子松年俱葬金壇之路莊亦見莊承直墳銘

張忞字處文金壇人政和二年擢進士甲科五年再中

博學宏詞科入朝歷學館紹興初為中書舍人罷未幾

卒忞平日制行欲平不為苟異靖康間陳公東上書歷

詆時政忞非之以為君子思不出其位東以言得罪忞

為賦挽詞有勇期探虎穴狂乃犯龍鱗之句紹興初駕

幸京口思東之忠贈恤有加而忝顧於此時以順旨黜議者以是知制行之難

張綱字彥正金壇人幼無兼侍父以家務委之晝躬幹濟夜則讀書以舉貢辟雍升太學試內舍上舍皆第一政和四年釋褐授承事郎玉音宣諭張綱三中首選可特除學官蔡京與司文柄者不協後累月始除辟雍正明年除國子正時蔡京用事士無大小皆出其門綱初賜第旅進一見後絕不往六年除辟雍博士召對首

論用人當別邪正不然恐小人得志邀功生事又論奢
侈之弊由人主躬行不至皆切時病上改容嘉納除秘
書省校書郎明年罷奉祠宣和二年依元豐法并祠祿
罷三年再除校書郎兼修國朝會要朝廷議遣童貫蔡
攸宣撫朔方綱上疏引易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必亂邦也以諫不報

案九朝編年宣和四年四月命
童貫蔡攸帥師巡邊鄭居中力

陳不可此書又載張綱上疏云
云可以補九朝編年所未備

尋除著作佐郎五年為

屯田員外郎時王黼秉政綱疾之雖同寮以職事見亦

托疾不往一日上取班簿指綱名謂黼曰此人馳譽文
場行實相稱可與近上差遣黼尼不行七年改司勳員
外郎其冬北敵渝平兵及畿甸率同列晝夜乘城比解
嚴乘城者遷秩獨愧不受靖康元年欽宗登極以親疾
丐歸除兩浙路提點刑獄陞辭上宣諭知卿不阿權貴
操守方嚴比歸甫決旬即頒召命大臣傳上意欲以長
風憲力辭得請及聞二聖北狩遂移病棄官建炎元年
高宗登極駕幸維揚祇召未行再除兩浙提刑紹興二

年改江東以戎馬初息民瘼未蘓徧巡所部多所罷行
州郡常餽毫髮不受公解所列什器亦全而歸之召為
左司郎中三年正月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二
月除起居舍人五月除中書舍人兵興以來史事久廢
詔趣論譔而秘書權輕闕會稽失建言乞依祖宗故事
委大臣兼領遂為定制四年除給事中申舊制以裁倖
恩凡挾有勲勞者皆不得騁人服其公兵荒之餘民窘
衣食奪攘以苟旦暮事定而仇怨告訐無已時綱奏乞

截日蔽囚後有告者勿受報下咸欣然若更生會戊卒有奉文書至瑞昌縣者怙勢為令所囚主帥訴之令坐罷綱直令冤不報自以不得職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觀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繼丁內外艱執喪盡禮秦檜雅知綱賢數從所親問無恙且恠絕弗通問所親馳報綱不答越歲又詢及之所親懼勉之曰縱不求福安可待禍綱曰吾少不幸值王蔡用事尚不為屈今齒髮已衰俯首何為卒弗與通尋上章請老二十五年檜薨上躬覽

萬幾圖任舊人不閱月落致仕召赴行在除吏部侍郎
尋兼給事中二十六年正月兼侍讀尋權工侍二月權
吏部尚書五月金國賀生辰使敬嗣暉入見奉詔館伴
嗣暉謂其副曰我自幼聞此公姓名今尚在耶執禮恭
甚彗出東方詔士庶實封言事

案宋本紀彗出東井時
在六月則井星至西方

矣與此書所云彗出東方異東方或為東井之
誤又本紀不書求直言此書足補本紀之闕

由是言

者猥衆綱言求言不可不廣聽言不可不審蓋恐疎遠
之人銳於納忠有彊出新意取便一時而悠久有弊上

嘉歎尋除中大夫參知政事時其子堅已為國子監簿
亟請罷任子祠以革近世大臣進任子弟之弊自是宰
執子弟皆引嫌初秦檜以嚴刑峻法鉗天下更化以後
務行寬恤綱以頒降重複官吏不能盡行百姓不能盡
知且慮其間或自相戾乃建議令有司刪煩撮要得八
十餘事鏤版宣示由是德意下達貳政暮年政事多所
建明必歸功同列人物多所論薦必歸恩君上以衰丐
歸章相繼五上上察其誠乃曰卿先朝老臣出處可觀

今之求去蓋欲全進退之節豈可以朕故妨卿然卿筋力尚壯當為朕卧理一郡綱懇辭上曰比年執政無善罷者宜勉為朕行以彰朕體貌大臣之意遂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陸辭之日問異日所以為治之要甚悉且曰舊德去朝相見無日意悽然不懌既下殿仍宣坐賜茶至浙江亭登舟矣復遣中使賜御札一封通犀帶一條蓋自秦檜當國援同已者為執政稍逼已則斥遠之故有朝為執政而暮若旅人者比公之去上恩繾綣而

一時縉紳上自宰執下至百執事皆送別江上冠蓋之盛南渡所未有至婺奉行寬大惟恐不及本州歲以綾羅輸內庫逋負重積綱奏除之又增大禮買羅之直民迄今被賜在郡按令受祿婺境工於織羅比歸家人不識尺寸既數月曰可以休矣遂上印還家築亭曰喜歸一時名士多形賦詠三十一年上幸建康道出京口朝於行在所上慰勞加厚孝宗受禪復召赴闕固辭乃免詔所在州常加存問仍賜羊酒乾道二年以疾薨年八

十四有華陽集四十卷書解三十卷六經辨疑五卷確
論十卷告猷集三卷聞見錄五卷瀛州倡和八卷而書
解尤為時所尚業書者必稽焉綱篤行君子事親孝親
沒追慕白首不衰祖母在堂再乞以妻恩回授初郊任
子以奏叔父既謝事許上其子若孫三人奏羣從從姪
有既受命而天者復以郊恩官其弟繼又念曾祖之後
惟一人未仕亦以郊恩奏之其意以為已之祿秩皆先
世之澤故欲與先世之後共之自起家至貴田不加益

曰先世之業能保守足矣何以多為居母喪時有穀千餘盡以貸貧民既而焚券曰吾以代世俗緇黃之費若施予足以資冥福亦庶幾矣子堅孫釜

堅字仲固郊恩補承務郎再擢紹興甲戌進士第監臨安府新城稅楚州鹽場鎮江榷貨務門征權二職闕至不上鹽場甫上即歸皆以無兼侍不忍去親及湯公鵬舉為御史中丞薦為臺簿父綱亦以耆德召父子聯舟東上時以為榮引嫌改國子監簿會綱晉參大政遂畀

祠祿語見綱傳綱解政除太常寺簿數月以親養諗通判建康府闕至復丐祠連丁大艱率禮無違服闋除將作監丞改添差通判常州秩滿差提舉福建市舶陞辭之日上厯言舶司之弊且問經畫所先對曰臣敢不率之以身繩之以法上稱善明日宣諭宰臣謂遴選得人到任一以嚴自律治藥須乳香亦畏不敢市朝廷歲降經總制錢及度牒博買乳香數常不足堅請權貨務自今變買乳香並留錢十之三專充本錢自是本錢有餘

舶商無滯三佛齊番首致生銅求造瓦於泉州歸以飾
佛寺朝廷從之堅言是欲並緣以洩銅實詔以銅還之
舶商懾服以勞加直秘閣故事舶司任還不該奏對上
聞舶司治蹟特令內引堅奏疏謂朝廷以度牒買乳香
乳香多積無益度牒多出有害乞每歲量度所積以為
買納之數又奏乞免抽解番藥上曰卿在泉南措置舶
司極齊整前劄所陳當令大臣與卿商量後劄極是是
日御批付丞相葉衡張某劄子甚合朕意乳香非緊要

物且欲住買卿可與詳議明白衡以堅所議入奏上大
悅進直寶文閣知泉州兼提舉舶司已差下提舶蘓峴
候堅滿日赴上堅謂郡與舶司體實相制兼官非便辭
極力峴始得上而於陞辭之日戒以每事必與張某商
畧堅聞之益感激自厲到任蠲宿負翦逋寇扶弱抑強
為旱禱至徒行十有五里應期澍雨初紹興間閩部行
經界法獨汀漳泉以寇阻自是因循堅奏行之民以為
便而寓公多不悅從中沮止堅亦以目瞽丐祠除江南

欽定四庫全書

京口耆舊傳
卷七

三

路轉運判官

案容齊三筆云余於江西見轉運判官張堅衣緋張嘗知泉州紫袍矣是書載堅除

江南路轉運判官在知泉州之後正與容齊三筆合江西蓋屬江南路

時方救荒擇所部

廉明吏為局官講明於上俾局官各擇所知奉行於上故所行無非實政又以為議所以予之不若寬所以取之蠲所部租以石計四十三萬二千錢帛稱之民持布帛竹木果實入市並除其稅居一歲興元擇牧難其人遂畀帥節在興元教閱義士勸課農桑惟日孜孜郡境高邛多苦旱乾有水出褒谷從高注下漢曹相國作三

大堰資以溉田利周四縣夏六月三堰俱壞丁夫不可
驟集而義士不可擅興堅曰擇禍莫若輕與民以廢堰
而饑寧帥以擅興而罪即出伍符起義士身自督役不
旬日三堰俱復民甚德之而堅以勤瘁得疾八月除戶
部郎中四川總領視事甫旬日卒

釜字君量早孤以網廕入官網兼政與父堅同時引嫌
請祠網罷政告老仍丐祠歸養不調者十餘年好學工
文屢中鎖廳試主管江東安撫司機宜文字通判饒州

淳熙五年擢進士第知廣安軍不赴知興國軍池州除
湖南提舉廣西運判加直秘閣知廣州初在江東佐知
府劉公珙行荒政有勞秩滿進便宜十事孝宗嘉之興
國旱繕廢陂築水櫃三十八所自是饒瘠皆為膏腴承
平時黃河築掃市士卒之衣於興國南渡不蠲反易衣
為錢責以歲輸民以為病釜請於朝欲除去未能則捐
公帑之贏以代下戶之輸至池州首蠲諸邑負租錢十
二萬緡米數千斛又罷無名之額八萬餘緡既田里樂

生則又減權征以惠來者新武備以戒不虞收屋僦魚
租以養士節燕游餽問以資士之薦送者湖南檢覈常
平劉建社倉卹水災修水利惠民有局安養有方杜差
役之紛爭許絕戶之立繼衣食皆足惠利無窮而又以
其餘閒訪問名德之後如劉公安世之孫胡公宏之子
皆薦進之以厲風俗廣西二十五郡山嶺重複道無居
人驛鋪相望動以一舍行者無所憩息人或暍死每二
驛增其一建屋鑿井植以佳木具器用置傳卒募民耕

旁近田以食其利仕於嶺表貧不能歸者創出嶺錢以資遣之鹽法屢變農末交病初許客販而富商壞於變法稅戶困於抑配及改為官販則患額太重乃計諸郡歲鬻實數奏以為額而蠲其送使等錢十餘萬緡至今稱便復興安靈渠馬援李徽故蹟漕運灌溉兩得其利廣東没入吏貲以糴米得五萬斛時浙右饑有旨富民入粟補官因勸諭富民又得四萬斛悉航海達行在所都城糴價為之立減罷苗米餘耗凡下戶皆得合零就

整命關市無得並緣收米麥薪炭之征籍廢寺產業歲得錢三千緡米千五百斛以給士大夫之以喪歸者其不願歸者立廣恩館以居之士之試禮部給道里費視池陽加倍遂為定式比去猶蠲屬縣負租二萬九千餘石以他錢補之召還除度支郎中淮西總領過關入對留為尚左郎中遷右司擢殿中侍御史諫議大夫兼侍講遷兵部尚書徙禮吏部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以疾奉祠歸薨

欽定四庫全書

京口耆舊傳卷八

湯鵬舉

孫邦彥

譚知柔

劉公彥

褚籍

袁孚

湯鵬舉字致遠金壇人九歲從鄉先生杭夷甫受易有

問於夷甫者曰貞者事之幹何謂也夷甫命諸生以意對鵬舉曰事不正不立木無幹不生夷甫大奇之未冠入學遂貢京師試上舍第一擢政和戊戌進士第調建平分寧簿轉常之晉陵丞改秩知太平州當塗縣屬郡兵倂擾官吏遇害賊相戒獨不入鵬舉之門安撫使李光聞其事一見如舊盡付以安集之且曰知縣在此吾無憂矣師饑以來富者無餘貲而貲算不除和買絹額視他邑倍從鵬舉析物力之出於貲與產者為二欲諗

於朝獨以產計會梁汝嘉為戶部侍郎故嘗同寮毗陵
知其賢將薦之鵬舉請以此易薦汝嘉為之奏陳減和
買十之六追呼期集揭片紙於門無敢後者聽訟敏決
一見姓名狀貌輒記不忘咸以為神明御史劉大中問
江東父老空縣自言邑有賢令大中上其政詔增一秩
任滿召對論帝學中庸至誠之道上意嘉納差通判紹
興府不旬日改知廣德軍先是敵將入境徙郡帑以避
敵去而守藏吏乾沒給曰盡為敵有前政置不問郡計

弗支自劾去鵬舉至而疑之未及逮問有告者盡得所
失亡時諸將擁兵所至騷動有道廣德者鵬舉遣人諭
之曰是不滅此報天子何擾吾百姓為坐忤主將罰金
然自是兵帥亦知畏戢改知饒州政成難其代增秩因
任以直秘閣知江州時朝廷囚大將岳飛於獄其下反
側不自安有逆謀

案宋史岳飛及張浚秦檜諸傳於飛既下獄後並不著飛部下更有逆謀

事金陀粹編與宋史同王明清揮麈錄載王俊誣首張憲反狀云憲使俊往說飛麾下姚闌王綱張應李璋諸人而亦不言諸人與憲合謀則即當時所誣為謀逆者飛部下亦止張憲一人耳且在飛初解兵柄之時至於

飛既下獄未聞有他將謀逆也此書鵬舉知其將董先
云因飛於獄其下有逆謀與史互異忠義直入軍見先使搜軍中得首謀者戮之餘悉按堵
董先亦率其下拜且泣曰生我者父母全我者公也除
淮東轉運判官敵初通好送迎使者護致金繒禮文程
式皆所創定移知常州陞本路轉運副使問民疾苦罷
行恐後自潤至杭往來苦徵稅之頻鵬舉奏非州縣而
徵商者皆罷鎮江諸邑秋稅布豆折估歲增命定其直
澄汰所部吏無所顧望曰吏不奉公民之蛇虎也存而

庇之為害滋大而或者猥欲以是為陰德過矣妻蔡氏卒從班或因對及之上曰廉士也贈銀絹三百以葬蓋前所未有擢知臨安府曰害政者吏壞法者貴近也首治吏而抑貴近奸民屏迹遷司農卿使北庭聞金主遇弒中道而歸時天下事皆先白秦丞相檜然後上聞鵬舉歸抵盱眙獨以奏上檜怒出知婺州加直顯謨閣閏十月進直龍圖閣知潭州兼湖南安撫時全州武岡間洞丁侵掠省地帥甫壓境吏抱具按以前鵬舉問此何

文書何不俟入州而後呈耶吏魁以溪洞事急對鵬舉曰吾不能細讀汝讀其切要者吏乃取二郡失利及前帥申不可深入之狀讀之鵬舉曰止吾當思之行未十里二郡申賊大入官吏駭愕鵬舉不顧既入州上事如常儀有間乃索文案一過目即械吏魁付獄根究與溪洞交通謀亂仍差官籍其家盡得其往還書問及金帛等又逮所與交通人於衡州卜肆得吏親筆曰今使非昔比多以錢帛來囑內外仍出重兵乃可以成事即置

吏於法而飭二郡合兵討蕩洞主楊再興聞之亟斂兵
歸悉還所侵地叩頭請罪一日部使者請間曰某輩在
此久不知吏魁之奸公甫至何自知之鵬舉曰吾以情
察之方吾之始至也則張賊勢以懼我及吾視案籍而
色動凡官兵破賊之狀則隱而不言吾以是知之皆歎
服以為不可及郡帑有玉帶其直巨萬秦熺欲得之鵬
舉具實直以白熺怒改知紹興諷言者論罷奉祠歲餘
起帥廣上親擢知平江檜語曹詠曰平江擇守非我意

也及論罷更化初以殿中侍御史召入對首論君子小人不可不辨上曰朕以臺綱付卿卿其盡力復灑宸翰有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之語刻石臺中尋遷侍御史拜御史中丞一時儉黨排擊殆盡朝廷為之肅清熙豐以來以常平財穀專隸戶部右曹立法嚴備宣政間移用畧盡邦本以搖至是司農寺丞王炎請以州郡見管常平錢糴米赴行在而戶部郎官鍾世明亦請下諸路歲解陳米十五萬石鵬舉言其不可詔黜二人言仍

錫其秩良法賴以不墜自餘奏疏雖多大要欲威福之權歸於上告訐之俗易於下明薦舉以取實材久任使以責功效戒朋黨以肅班列舉閒廢以振滯淹給閒田以養退卒省浮費以寬疲民咸中時病兼侍讀造膝從容密以建儲為請上曰朕豈敢忘耶且以有定論普安郡王天姿不凡氣象尤異但太母言及皇嗣事則為之不樂卿其少待鵬舉曰聖心已定宗社之福也時外廷實未有知者知紹興庚辰舉貢一洗徇私之弊所拔多

滯淹時號得人除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

案此書載鵬舉除參知政

事進知樞密院事在紹興庚辰知貢舉之後考宋宰輔表鵬舉以紹興二十七年丁丑二月戊午自御史中丞

除參知政事八月進樞密院事即於是年十一月癸未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其除與罷均在丁丑下距

庚辰凡三載此書乃書在庚辰之後與宰輔表互異

會臺吏有罪上顧宰臣曰自

湯某入政府臺中事頗不理鵬舉以一時臺臣皆已所

薦欲上章劾未及發臺臣有知之者反與新進者比

而攻鵬舉以資政殿學士奉祠金師抵江江面以采石

為重起知太平州時王權已敗李顯忠未至亮營楊林

江表震動鵬舉被旨即行激厲將士人人思奮會虞允
文亦至遂成采石之捷事平復請老以歸乾道初薨年
七十有八諡敏肅鵬舉姿稟剛勁風采峻整故其中外
踐揚咸有威望其知貢舉場屋嚴整後皆不能及云孫
邦彥俊彥

邦彥鵬舉孫字朝美以祖蔭入官主崑山簿未上中乾
道壬辰博學宏詞科丞相虞允文一見如舊除樞密院
編修官允文宣撫四川辟充大使司幹辦公事明年允

文薨方允文之入蜀也以恢復自任所携賞功之告自
節察防團以下無慮數百金帛稱是比其薨也守護慎
密以達於朝邦彥實主之時孝宗銳意遠畧邦彥自負
功名論議英發上心傾向之除秘書丞起居舍人兼中
書舍人擢左司諫兼侍講論事風生權幸側目上手書
以賜稱其以身許國志若金石協濟大計始終不移及
其他聖意所疑輒以諏問御筆具藏於家使金還坐貶
淳熙末復故官歸鄉里其才益老朝廷將收用之未幾

卒邦彥性開爽善談論樂施與少時頗有積穀盡散以
拯鄉黨之饑平時周人之急惟力是視南歸坐貧自譬
乾義井云

譚知柔字勝仲金壇人擢政和八年進士第

案元至順
鎮江志知

柔政和二年進士第與
此書政和八年互異

授宣州太平丞攝令久有能聲

秩滿調泰州興化令巫以術惑民知柔發其妖妄屏絕
之人服其明知江州德安縣衡州茶陵縣德安賑饑有
方民德之茶陵秩滿將去矣值盜劉賓王起黃岡據險

守要官軍不能下有薦知柔善可代者奉旨往說仍以
兵從知柔曰事不辭難事君之義也聞命即行既至度
賊愚無知且其勢方張未可以空言說乃與裨校密謀
乘機掩襲寇遂就擒以功改秩會邵州境內武谿洞賊
常出沒為害當路奏辟通判邵州軍州事賊聞其來相
語曰譚茶陵來矣即散去有旨召赴闕除宗正丞兼權
禮部郎官尋除刑部郎官大理少卿最後除左司郎中
未下改授秘書少監

案南宋館閣錄知柔以紹興八年四月除秘書丞八月遷刑部員外

郎據此書則知柔未嘗為秘書特為秘書少監與館閣錄互異又考元至順鎮江志亦云譚知柔終秘書少監與此書合以疾卒葬縣西強塘之原生平喜為詩尤長於絕

句如晚醉携筇過竹村數家殘雪擁籬根風前有恨梅千點沙上無人月一痕低昂綠樹春驕我偃蹇青山氣壓人遠山故作低眉恨好鳥能為緩頰聲多為人稱誦號華陽居士集

劉公彥字彥輔密人家金壇少讀書宣和六年客海州通判解世京家明年山東盜賈進擁衆逼淮朝廷遣使

招安率不生還最後命世京行世京難之公彥請代因直抵賊營諭以逆順賊喜聽命會辛昌宗提兵討之軍敗身沒賊曰是賣我將殺之公彥曰嗟乎吾得從酈生游地下死不恨賊後知不相為謀復善遇之且願奉約因降首領五十八人盜衆數千捨兵而農者十萬餘人郡守錢伯言與提舉常平潘良貴上其功勅授嘉州文學

案宋本紀祇載錢伯言上平賊功不及潘良貴可以此條補其闕

建炎二年魏銖知

海州所部懷仁縣鄰敵境數入侵掠銖檄公彥權縣事

公彥知弓兵周彌者與敵通斬以徇敵不敢近賊張遇
劉尚書犯海州公彥率勇士七百餘人破之城下招討
韓世忠回自淮陽其後軍李彥先叛掠船百艘引衆數
千據東海鉢復倚公彥討之公彥搏戰重傷為賊所得
環之以刃曰汝能使海州降即釋汝不然令汝肉骨異
處公彥偽許之執至城下大呼以告城中曰努力城守
賊兵無糧勢不能久賊挺刃反下公彥曰吾本討賊乃
為賊獲今死晚矣豈復顧惜賊服其忠勇遽自斂刃刼

之以過東海遣人還扣城以公彥意取其孥太守以下
泣送之妻王氏盡散其家所有曰毋以資賊獨携二子
及孤姪行賊幽之古寺飯以麥麩公彥語王氏曰我死
汝不可辱於賊寺有井極深是汝死所也王氏曰諾每
賊召公彥王氏輒率子姪坐井旁以俟變賊以公彥威
信在人更欲託之軍事公彥以死辭一日偕衣冠十餘
輩載酒訪之欲伸前請且以刃脅之指堦下小松曰是
不可用當斬去公彥不為動因請賦松詩蓋欲以觀其

意公彥應聲曰誰植蒼官近短堦青青不肯雜蒿萊他時若有風雷便拔向南山穩處栽賊知不可強而止會敵據海州時時抄掠東海賊死戰以拒公彥因說彥先曰公等本朝廷軍馬僅一攻海州他無大過今數與敵戰勝不為功敗則身死而又軍無見糧雖勝弗支計無拙於此者今楚圍方急為公等計莫若出舟師解楚之圍朝廷捨過錄功富貴未可量彥先感悟委軍聽命至楚一戰敗敵鎮撫趙立即就便改公彥宣教郎奏辟彥

先淮揚軍鎮撫使就差公彥鎮撫司參謀官還守東海
敵遣戰艦數百精銳萬人趨東海公彥逆知之出奇兵
與戰擒其將徐聚等十餘人盡得其舟自是數與敵戰
未嘗敗北通商惠工用度寢饒民樂其生四年敵復圍
楚州公彥與彥先率舟師破之孫村浦彥先乘勝欲以
舟師赴楚公彥謂水淺不可入不如淮口彥先不從舟
膠敗績彥先死之公彥收餘軍轉戰七十餘里得歸東
海未幾詔赴行在所遂以舟千餘兵數千趨朝今采石

水軍是也紹興改元被旨屯秀州青龍鎮以防海道賊
孫誠聚衆劫擄郡守鄧根檄公彥討之誠請降収其衆
屬麾下除江東安撫大使司幹辦公事督李進彥水軍
捕江寇冒暑泝流運漕不繼公彥料孫誠軍必叛密為
之備不數日果叛手斬誠殲餘衆於茅浦江行遇賊郭
大刀餘黨李遇等三十五人衆數百盡擒之曰此敗羣
羊留之無補軍實縱之必為民害盡斬於小焦賊邵清
謀擾建康師呂頤浩分遣耿進李進彥水軍討之而公

彥提舉公彥以戰艦橫江賊不敢進乃降浙西帥劉光

世

案宋本紀紹興元年五月辛亥水軍統制邵清叛圍太平州壬戌劉光世招降邵清六月癸未邵清率舟

師至鎮江甲戌復叛己丑邵清犯江陰軍之福山遣海州鎮撫使李進彥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據此則遣耿進李進彥討清乃在清叛之前與宋本紀互異書序耿進李進彥討清乃在清叛之前與宋本紀互異

公彥曰賊在江東而降浙西此欲詭計以入海爾疏利

害於光世不聽

案本紀及劉光世傳邵清據通州光世招降之據此書不稱光世招降但書清

降與本紀及光世傳詳畧互異

邵清至鎮江果順流而下追捕不獲光

世愧悔乃請於朝借公彥提舉水軍措置捕賊公彥沿

檄已過池州顧浩被旨津發浙西公彥以前言不用難其行顧浩貽公彥書曰公在軍中累年輸忠竭力衆所共知今朝廷以水賊邵清侵擾浙西正賴左右特出奇計克清大憝軍中豈可無劇孟也公彥不得已領軍赴鎮江順流七百餘里一日而至光世得之大喜邵清望

風請降

按宋本紀紹興元年十月己巳王德招邵清降不書公彥與此書異

冬十月葉夢

得帥江東趣公彥歸

案宋本紀九月丙申葉夢得為江南東路安撫大使此書稱十月與

宋史異

光世不從辟公彥浙西宣撫使司幹辦公事仍舊

提舉水軍奉勅授添差通判鎮江軍府事時倉廩空虛
軍無糧交相攘奪光世不能禁從容問計公彥曰兵以
食為本無食則死人豈束手就死其叛亡固宜因進足
食足兵之計光世即檄公彥權府事調度給足軍民安
安二年呂頤浩都督軍馬至鎮江前軍道亡遣將王青
追捕公彥上書曰使人捕盜不若使人不為盜養兵之
食既足為盜之心自銷頤浩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制
置使仇愈上殿奏公彥之功乞加召用一月之間詔凡

三下光世武人直奏云鎮江大軍屯劄若去通判劉公
彥如失劉光世左右手乃止秋八月除知真州以宣司
委公彥措置收捕海賊餘黨未赴十二月某日以捕賊
泝風江行失舟而沒年五十七公彥自宣和七年以招
安賈進功補官以說李彥先功轉至承議郎自後間關
兵中六七年屢有戰功未嘗受賞嘗作古鏡詩曰平生
膽氣忠於國顧爾何曾照膽明蓋亦有諷其為人剛正
有大節料事明審臨機勇決期以忠義取功名故陷賊

者再而不屈妻王氏同陷賊營亦以死自誓先公彥沒
於江上子三人長曰簡易從公彥出入軍中劉光世欲
以勸士奏迪功郎公彥曰兒方童稚何功效之有奏不
上次光世名之曰堯叟上一字與光世諸子同示親之
也許奏以官以父功未錄不敢受第三子襁褓育於族
人劉刺史家公彥輕財重義死之日家無餘財軍民爭
致贖乃克斂以光世命就金山寺地卜葬遷王氏祔鳴
呼忠義如公彥功多如公彥生不得一日離行陣死不

得一官庇子孫可痛也矣可痛也矣

褚籍字彥文金壇人祖廷堅字季長登元祐六年進士
第為太平州繁昌丞棄官不仕時人高其隱操籍紹興
五年擢進士第為池州青陽尉秀州崇德令改知青陽
縣事歲滿召赴行在除御史臺檢法官擢監察御史明
年除工部郎中言者指為前樞密湯公鵬舉之黨罷奉
祠歸老於家青陽賦稅特重隣邑貴池上田一畝八升
青陽一斗九升中田六升下田四升青陽一斗七合幾

於三倍蓋自南唐李氏以是邑為宋齊丘食邑齊丘厚
歛以自私江南平上版籍於有司以為經賦歷二百年
無能有所更定籍自為尉知其事及為縣請為當路言
之當路上其事詔以十分為率蠲二分半至乾道間或
申前說遂再蠲之發端實自籍始青陽人至今德之

袁孚字仲誠金壇人劉公子羽知鎮江館之門下所從
遊者即忠肅公洪也紹興十五年省試第二名實詞賦
首選授宣城尉改揚州教授以憂歸服闋教授常州改

秩待次諸王宮教授初令教常州時知州梁仲敏適以憂去官吏率解體孚曰事上有常禮不應以去留二其心且緩急人所有寧能恣然若路人乎獨奔走不懈為之經紀後事纖悉曲盡追送越境而後反仲敏德之宮教未上會仲敏由諫議大夫去國陞辭上問可為臺諫者仲敏以孚對即日召見除監察御史孝宗即位除右正言時德壽宮建小人附會用事者規利百端而高宗不之知孝宗不敢問小臣甄其姓者獻宅為酒肆大闢

梁康成者實主之涓日張設事極猥瑣臺諫聚議以為不抑其初後有甚焉者非所以光孝治欲遂白發畏禍輒止孚曰臺諫天子耳目事當論是非安可顧利害明日上殿奏疏大意以為陛下以天下養何至使羣小猥瑣如此上怒麾去不視孚手其疏不退上亦徐察其忠好謂之曰卿豈不知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孚曰臣但知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因委疏殿上而去明日出知溫州事聞梁康成等大懼凡所張設一切徹去未幾

過宮高宗從容問言者姓名孝宗具以實對且曰所言
謬妄已罷言職補外矣高宗惜之曰業已補外何不優
與職名是日命下除直秘閣制云古者三諫不從則去
去之以義非以為高也爾拾遺諫省言罔攸伏何恙靡
已而求去之果麟符之寵延閣之華茲云眷懷旌爾諒
直爾其勿替於義尚勉嘉猷尋遷江東提刑廷議以刑
侍召而孚死矣議者謂兩朝授受之懿所以焜耀史冊
終始無間言者孚有助焉

欽定四庫全書

京口耆舊傳卷九

顧奎

張縝

侯晏

崔耕

李拱

趙善澤

劉蒙慶

子宰

顧奎字應文丹徒人幼徙金壇好學篤行後進師尊之
心地坦夷不立城府而著太一兵機一書凡二十篇以
天道參人事極其機變自幼淳澹不蓄妻子行年六十
猶有嬰兒之色而所著歌詞清新綺麗散入筦絃遇人
無少長貌必恭氣必和而達官貴人一語不合輒拂袖
去紹興中故人有位樞近者念其貧會戚方統軍京口
以奎託之戚甫至即遣人迎致辭不往戚不得已自往

謁之謝不見戚慮孤樞近之託則饋以尊酒緡錢各百
曰以代贄幣奎對使者曰歸語而主吾家金壇以汝比
賊故里之老幼肝腦塗地吾書生恨不食汝肉安能受
汝遺乎使者懼不敢聽亟負酒幣歸三舉禮部一入太
學俱不第乾道中以特恩對大廷授迪功郎縣尉未上
淳熙初年卒

張鎮字彥智丹徒人後徙金壇其先自澧陽來居祖子
方由進士第歷知臨潁寇氏丹稜開封四縣光化軍判

建昌軍以太常少卿奉祠卒塋丹徒長樂鄉王安禮為
作墓誌真少嘗與詩僧仲殊唱酬蘇軾見而稱之以祖
廕入仕為平江府長洲宿州臨渙尉亳州永城丞建康
軍節度推官改秩知廣德軍建平縣江寧府溧陽縣二
邑之人皆德之以親老不樂遠宦乞監延陵鎮所居金
壇距延陵無兩舍遠奉板輿往來從容祿養往再五年
蓋不知其地之僻位之卑時之久也代還擢軍器監簿
再歲為丞恬靖自守誓不登權貴之門故連歲不遷以

親疾告假不候報而歸有旨放罪旋丁內艱服除通判
和州倅和之明年當金師大入盜賊四起實攝州事時
承平日久守備闕然鎮聞故將王逸坐廢僑寄郡境即
以禮致與議城守賊至輒敗時京東西諸郡俱為盜區
獨歷陽孤城堅守聞者駭歎郡發勤王之師鎮以主憂
臣辱義不徒全欲提兵入覲百姓遮道不得前京城失
守諸道潰兵入境動以萬計鎮勉以忠義資以餼糧濟
以舟楫皆投戈南渡復為善良及受代郡人詣闕丐留

而鎮以疾得奉祠去去未兩月而城陷後賊帥張遇受
招赴闕時宰問識張和州否遇對使此公在某等安敢
輕犯其境耶朝廷熟其治行差知和州力以疾辭會錢
塘軍變事定而守倅須才以鎮通判杭州鎮不敢辭至
未兩月再差知和州兼淮西兵馬都監有旨不許辭避
既渡采石和之士民驚喜感泣扶老攜幼闔境出迎既
下車令不煩而民畏兵不試而盜息以疾三上祠請最
後有旨以和州正賴守禦不許丐閒明年翠華南幸

敵騎扣江瓜州路絕淮揚屯兵輻湊郡下衆號數萬動輒乖忤人情惴恐潰將王德者亦擁衆扣城鎮察其可用單騎出見與論王室之艱危握手號慟德遂感奮願效死軍費不給移用貢緡數萬僚吏更諫鎮以身任罪衆莫得云時敵寨近在六合烏江之間而賊黨張立張彥輩衆各數萬直抵城下鎮與王德晝夜攻守卒殲賊黨敵亦望風退卻明年春發王德全軍赴闕除鎮直祕閣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鎮去未幾和復為鄜瓊所

破夏四月召赴行在陞直徽猷閣知壽春府兼管內安撫使以疾未行秋七月改知揚州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時駐蹕金陵恃揚為屏翰朝議難其人乃命朝臣公舉宸翰親點其名比入對存撫甚寵且以奏疏切於事宜揭之通衢縝既受命遄驅赴鎮不復過家秋八月至郡承兵火之餘戶不滿百縝招徠有道流民屬至商旅阜通冬十一月敵帥烏珠陷建康長驅入浙所至郡邑一邑奔潰明年春尼瑪哈復遣託雲貝勒等自楚進圍

揚州以為聲援朝廷知鎮力不能支詔許退保鎮江而
鎮誓以死守火及北門亦屹然不動敵不能克遂至真
州時趙立守楚薛慶守高郵所部皆握兵武臣難于控
御鎮傾誠待之問遺不絕間以捍敵之功來告即為保
奏旋被上賞以此維揚有警諸郡樂為之助夏四月烏
珠回至鎮江為韓世忠所困

案宋本紀建炎四年三月丁巳金人至鎮江府韓世

忠屯焦山寺邀擊之又考金本紀天會八年三月宗弼及宋韓世忠戰于鎮江不利則是烏珠已于是年三月回至鎮江為世忠所困矣與此書所云夏四月回至鎮江為世忠所困互異又考宋本紀四月甲申韓世忠駐

軍揚子江要金人歸路屢敗之烏珠走建康丙申世忠及烏珠再戰江中世忠敗績蓋世忠于四月再敗烏珠乃更爲烏珠所敗耳金本紀于四月但書世忠敗績不書烏珠之敗蓋沒其實明尹洙宋元史質並沿金史而誤此書稱四月烏珠爲世忠所困以考金史及宋元史質又爲覈實矣

諸將莫有應者惟

鎮自揚遣師控扼要處使世忠專意江面雖烏珠以計遁而世忠所俘獲亦不可勝計迨回蹕會稽方知維揚尚守上意嘉歎進直寶文閣郭仲威自臨平江引兵而北所過殘虐既渡瓜洲鎮即單騎見之輸以腹心仲威感其義駐兵城下秋毫不犯七月召還朝行次毘陵維

揚卽陷趙立薛慶死之

案宋本紀建炎四年七月庚辰薛慶及金人戰于揚州城下死

之九月丙辰金人攻楚州趙立死之據此則立之死也別由楚州之陷亦不在七月此書稱維揚陷立慶死之

并二州之陷為一事與宋史互異

續以國勢之危積憂致疾歸卧彌年

遂丐休致紹興改元疾有間除知建康府充江南東路

兵馬鈐轄仍命入對既至宰相前期入白上曰是向知

揚州人物修偉者耶會昭慈升遐詔趣之官續感上知

益思捐軀報效始至當敵人及寇盜蹂躪之後并邑蕭

條財賦窘匱續至未幾卽葺城隍治宮室廣儲聚以俟

時巡時劉綱王冠提軍駐外邑互相吞噬境內騷然綱至即還劉綱于舊鎮而納王冠于城中由是二人之爭得息綱自攝守和州時得疾後雖旋愈而頻年屢作至是復上章丐祠亦會朝廷議置大帥于金陵十二月除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九月卒塋縣西方山之原年六十三綱度量豁達意氣誠篤飲酒至斗不亂與弟紱友愛甫得任子恩即以及之有司不可至于懷牒泣訴持表扣闥得旨特依所乞綱既沒妻子猶奉治命以遺恩

官紱之子早歲連蹇不偶未嘗有滯淹之歎晚節受任
於危難之中奮不顧身三典會府子弟皆在機幕朝廷
許上守禦功差次行賞而終不挂諸子名其間平居不
問生計雖衣食亦無餘前年陞對乃治裘袍歸而封緘
曰留以送終竟以是斂其操尚如此

侯晏字齊彥金壇人家世京兆萬年父恪建炎中游宦
南來紹興十四年始奠居晏為人矜莊言動不苟字畫
勁正喜為詩尤長于古樂府以風流文雅受知當世王

侯之家爭館致之父任入官注獄祠監鎮江大軍倉門
淮東茶鹽司幹辦公事行在文思院未上卒有文集藏
于家

崔耕字莘父丹徒人後徙金壇早游上庠文名籍甚升

上舍擢紹興三十年進士第

紫元至順鎮江志耕登紹興三十一年進士三十一

年非科期此書得之

再為郡教授改秩知江州德化縣淳熙八年

卒于官無子耕資稟淳厚多讀書知古今故雖場屋之
文皆有本源授徒金壇寓舍從之游者多決科云

李拱字應辰金壇人其先唐宗室家傳唐誥數十散在族間褚遂良李林甫姚崇宋璟諸人書名誥尾字皆掌大墨色如新紹興十二年其族父巨源字元通由舉首擢進士第文名盛于一時拱擢乾道五年進士乙科為平江府常熟簿再調鄂州咸寧令未上丁內艱服除調臨安府臨安丞淳熙十一年再中博學宏詞科後三年

卒于臨安

案元至順鎮江志拱登進士第淳熙十一年再中博學宏詞科歷常熟簿鄂州咸寧令臨

安丞卒于官據此書則調臨安府丞之後始中博學宏詞科後三年仍卒于臨安較至順鎮志為加晰

拱

博學強記其詞科試文該洽富贍後來所不及臨安秩滿且召試矣未及而卒

趙善澤字守道寓居金壇登乾道五年進士第任平江司戶湖州錄事叅軍自少莊重端慤不妄言笑未第時貧不自聊鬻妻裝具得錢百緡出貸市人計息以自給榜帖甫及門即盡蠲之忍貧以待祿執親喪所居堊室足不履閭閻妻疾立戶外使人問狀而已燕居獨處儼然持敬如對賓客朋友雖亟見揖必恭雖小夫孺子皆

接以誠意左右圖史司馬程張氏之書不去手以劉向
列女傳等日使妹與其妻諷誦宗室子孫官有廉餽戒
無得預族人有冒禁以倖利者輒戒門以絕鄉之先生
長者皆願與之交於朋友忠告不倦後生有過失輒自

愧恨曰得無為趙君所知耶

案劉漫塘集吉州王使君夫人蔡氏行狀云使君有

畏友曰趙君善澤嘗為湖州錄事參軍清介直諒夫人常以過從之踈數驗使君之德進否每二君相與款密夫人喜見顏色曰庶矣其內夫子于善而警其失也可與此條相證在官廉公不私莫能

奪其守而疾惡良甚部使者郡守見必竦然起敬平江

府添差司戶柴某貪濁善澤疾之反以見讒罪去為錄
事三歲晝夜獄庭未嘗歸私室非休沐不謁竟以是得
疾卒士論惜之

劉蒙慶字茂先六世祖守節值五季亂自滄徙潤居丹
陽莖縣郭草堰之東邑人張溥誌其墓生日新日新生
昱昱生瞻字去華試將作監主簿娶刁氏學士約堂弟
縞之女垂死作偈語極超詣刻石于家南郭先生陳輔
誌其墓監簿生蘋字伯明入府學陞內舍娶邵氏樞密

亢之姪自內舍以上皆葬丹陽曰老村扶神丁義楊西
內舍生杞字成德即居士之父始遷金壇葬方山之原
初居士與兄嗣慶字繼先齊名友愛尤篤皆以文行為
鄉先生兄且死語居士曰吾家世葬丹陽而吾父母葬
金壇吾與汝俱葬丹陽則子孫與吾父母之塋必疎俱
葬金壇則吾先世之松楸又可知矣吾與汝分焉未幾
兄卒祔于先祖故居士葬方山之麓距先塋五里居士
之沒奉直大夫知吉州王公萬樞狀其行今不敢述恐

累于私不足以光潛德云子宰

宰字平國其先本滄州景城人國初徙丹陽其後徙金壇高祖瞻安定胡先生高弟主將作監簿曾祖蘋內舍生祖杞鄉貢士父蒙慶號雲茅居士用累舉恩對策集英以公贈朝奉郎公天資剛大正直明敏仁恕其納善改過之美興利除害之志與夫取舍之分明去就之明審已見于少而為士之日嘗大書于壁曰困窮即是亨通日肯為毫釐枉尺尋益其趣操已早定矣兩貢于鄉俱

第一其就南宮也親舊餽贐郡邑資送誓不以一孔自
汙登紹熙庚戌第調建康之江寧尉始至置三帙一曰
受委以籍符移之至自臺府者一曰受詞以籍牒訴之
關於職守者一曰追會以籍帖引之下于鄉都者日治
事已即手自勾校吏不能欺而事無不理江寧巫風盛
行公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為農甲寅之旱帥
守命救荒多所全活屢獲巨盜當上其功率拒不受賞
雖一命為尉毅然以百里風教自守帥守張公杓舉公

之詞曰學為有用事不詭隨初公與同志者歎世道之薄相約終任不求舉獨公與上元尉朱晞顏終始不渝張公既舉公因語之曰總漕以不屑干己為疑須君及門皆具剡上幸一往焉公謝曰某三年不求舉終乃求之豈不內媿其心外媿其友耶況以尚書有言而許猶須某及門而發亦非特達之知矣竟不往調真州法曹掾臺郡倉庫皆法曹所領公出納明允雖太守不得專守有貪墨者屢延公以後堂之飲若將有所欲言酒二

三行公輒辭去守將代去又為具甚盛設且以家奴執
事甫一酌薦書出袖間公力辭色厲言溫守竟不能私
會漕司以朝旨下州責有出身任人狀稱不係偽學不
讀周程氏書方許充考試公曰平生所學謂何首可斷
此狀不可得也遂獨不與差是時學禁嚴切上下迎承
公知時不可仕而為養不可已賦詩云錦城不似還家
樂獨立津頭欲問船丁雲茅憂服除入京默觀時勢不
樂仕領獄祠以歸所至未嘗覓舉非其人雖強委不屑

受嘉定更化以堂審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亦屢諷執政從官貽書挽公公峻辭以絕黃公度制置江淮屢書挽之入幕公曰君召不往矧可為帥府屈辛巳之夏俄

取考功歷題百餘言以述其志

案劉漫塘集有先祖十
九府君墓誌其末云官

歷江寧尉真州司法泰興令開禧間入浙東幕病免此
書于真州司法之後不書泰興令及官浙東幕當以墓
誌補其闕自是束冠裳而高閣之幅中短褐種柳植蓮于雲

茅西偏之塘名塘曰漫自號漫塘病叟塘之湄有田數畝親課種藝結廬三間疎籬曲徑穴牆為門不容車馬

雖設常關鄉曲親朋剥啄得通郡官行縣求見有踰牆而後得入者縣官非數四至不得見非數四見不往報謁其報謁也不乘車不具門狀惟一僕俱持刺曰邑民劉某拜見絕交中朝及四方通顯者書有先施者答緘其所自號稍尊則稱丹陽監司郡則曰部民獨章泉趙公以出處之合詩筒歲時相往來常時以經史大義授子姪合里之士友講學會課月有成規後生有賦詩者俯與唱和朋來遠方苟挾富與貴雖伺候信宿不得見

見則因其所挾而教告之志學之士執弟子禮雖辟易不敢當有可與語者充然各足其分館遇留連不厭其久置社倉而糴估平創義役而爭訟息三為粥以與餓者自冬徂夏日食幾萬餘人而凶年免于死亡薪粟衣繡藥餌棺衾之屬皆汲汲經理如已之責某橋病涉某路嶮阻雖巨役必捐資先倡而程其事公生理素薄而見義必為有如此者他如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如制之類凡可以白于有司利于鄉人者亦無不為也上初

即位渴注名譽除令籍田辭改通判建康府又辭除直

祕閣主管仙都觀端平元年陞直寶謨且盡還磨勘歲

月使轉官

紫漫塘集辭免除直寶謨閣宮觀及磨勘年月日第一狀稱三十年久侶漁樵姓名不入

考功之籍而今計在家年月進秩則非所以序功與此書所云盡還磨勘歲月可以互證未幾除奉

常丞需章五上郡太守以朝旨趣行不得已勉就道

紫漫

塘集有辭免除直祕閣宮觀三狀又有辭免除寶謨閣宮觀二狀此書于他官遷擢皆書一辭再辭而于此二

官皆不書辭以集考之當屬闕漏

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

畧盡當宁側席以問御史王遂且俾宣諭除將作少監

再辭未報鎮江防江軍作亂自邑而郊焚掠甚慘睥睨
金壇闔邑奔避公獨與家人寧居激尉任事集近郭隅
兵備之號令調給皆公主之事上聞朝廷援廣東近比
以鄉郡屬公命出復寢除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不拜
進職顯謨奉祠玉局至嘉熙改元又令赴行在奏事謂
諸子曰吾本以病棄官一卧三十年晚節末路少有不
謹必為萬世誚速死幸矣

紫漫塘集有辭免今赴行在
奏事狀此書載率謂諸子曰

云云蓋辭免時語也以集
考之則此條益見根據

年七十四以疾終于家

紫漫
塘集

辭免除將作少監第二狀有曰寶慶御極有籍令之除
又考浸塘集有辭免除籍田令第一狀有云年前六十
據此則寶慶元年軍年六十以此書卒
年七十四考之則當卒于嘉熙三年

遺命斂以深衣

大帶圓冠方履鄉人爲之罷市塋于邑之沙墅山走送
袂相屬者五十里自遠來會者至無所館士祠于學農
祭于社朝廷嘉其節賜謚文清實齋王公狀其行謂公
有平治天下之實材有恩濟生民之盛心使嘉定致之
以輔寧考恭儉之資則十有七年之治必不但如今日
所觀寶慶元禩致之以佐今天子英偉之畧則十年水

火盜賊之苗不治而自寢端平更化坐之臺閣之上則
動靜有權操縱有度必能使君德治道常昭若與士大
夫更始之時以其本于踐履者可以推其事功以其著
于家族鄉黨者可以想見其平治天下蒙齋袁公銘其
墓亦謂其德慮周密才力精強坐之廟堂可以躋世三
代付之方面可以折衝千里而拔乎流俗銖視軒冕隱
處三十年澹如一日二公非私且誣者天下後世所視
以取信云所著書有文集三十卷語錄十卷藏于家子

曰符曰汝遇汝進汝明



